

## 一方红丝砚

■李仲

出自山东青州的红丝砚,受历代文人喜爱,早在唐宋时期就被誉为名砚之首。在贵州荔波的邓恩铭故居纪念馆,就藏有这样一方红丝砚,它陪伴邓恩铭走上了革命道路,承载了他不朽的英魂,更浸润了厚重的红色基因。

邓恩铭 1901 年 1 月出生于贵州荔波一个水家家庭,于 1917 年赴山东济南求学。在济南,二叔黄泽沛把自己喜爱的一方红丝砚送给了他,希望这个寄托了家族希望的年轻人,书写锦绣文章,步入宦途。但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邓恩铭却走上了另一条路,并用这方红丝砚写下《灾民的我见》《改造社会的批评》《济南女校的情况》等文章,一篇篇檄文,成为刺

向黑暗社会的匕首。参加党的“一大”后,邓恩铭又用这方红丝砚写下一首励志诗:“读书济世闻鸡舞,革命决心放胆尝。为国牺牲殊是福,在山樛栎寿嫌长。”表明了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立志为理想信念而奋斗,不惜牺牲自己的决心。

1924 年 4 月,邓恩铭带着这方红丝砚来到青岛,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岛革命史,书写了辉煌的开篇。

作为我党派往青岛开展工作的第一人,邓恩铭用这方红丝砚记录了当时的情形:“商人情形环极,抵抗产销税,青岛即除外……小学虽多,但均为旧派把持,不易入手,故欲号召群众运动,实属困难已极。”这是当年 9 月,邓恩铭给邓中夏写的一封信,信中还写到:“此间生活程度颇高,日用超出预算之外。”文字有些抽象,但在进步青年丁祝华眼里,这是一幅定格在脑海的清晰画面。

1994 年,已是百岁老人的丁祝华深深回忆道:“我所看到的邓恩铭,就是牺牲个人一切干革命……有一次我们去开会,他从工业区刚回来,手里还拿着一块小米面饼子,就那样啃那块饼子,连咸菜都没吃,生活非常艰苦。”

困难面前,邓恩铭没有退缩,他四处奔走,联络进步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红丝砚,陪伴他度过了一个个奋笔疾书的日夜。他常常深入工业区,了解掌握基层工人的生活状况,与他们交朋友,成功改造了四方机厂的“圣诞节”,使之成为了党领导下的工会组织。

1925 年 2 月,邓恩铭等人成功指挥发动了胶济铁路和四方机厂工人大罢工,改善了工人的政治、经济地位,为陷入低潮的全国工人运动注入了“强心剂”。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对此高度评价:“‘二七’失败已隔一年”“此时,有一新生势力为‘二七’时所没有的,就是异军突起的胶济路工会(即圣诞节),该会在中国工人阶级大受打击之后,居然能起来组织工会,会员发展到一千五百余人,不能算是难能可贵。”罢工胜利后,兴高采烈的工人们在厂区合影留念,照片如今就悬挂在纪念馆里,成为了苦难岁月的辉煌记忆。

邓恩铭曾三次被捕入狱,但他百折不挠,视死如归。在 1924 年给父亲的信中,他写到:“儿生性与人不同,最憎恶的是名与利,故有负双亲之期望,但所志既如此,亦无可如何。”他对父母的愧疚之情,亦流露在 1927 年写给母亲的信中:“去年,父亲到山东时,平安出狱,做事不小心,致劳双亲合家挂念,更劳父亲数千里外跑来看望,真罪该万死了!”如今,这些书信已成为珍贵的革命文献,映射出一个血肉丰满的邓恩铭,一个信仰坚定、毫不妥协的邓恩铭。

1931 年 4 月 5 日,邓恩铭被反动当局杀害。刑前,他给母亲写下诀别诗:“卅一年华转瞬,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红丝砚就这样陪他走完了伟大的一生,书写下他对亲人、对同志最深情的告白。

睹物思人,信念如斯,怎能不让人动容,又怎能不让人敬仰。红丝砚,方寸见初心,令人深思,往日的苦难何以远去?今日的辉煌从何而来?如何才能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在理想信念之路上留下坚定的足迹。

(作者曾供职于青岛能源集团)

## 父亲是棵无花果



■寇俊杰

父亲在离家六十多公里的煤矿工作了一辈子,直到五十多岁时因为身体原因提前退休。他回来时除了带回一些生活用品,还带着一棵小树苗。

树苗只有一尺多高,光秃秃的,像一根筷子插到了土坷垃上。父亲看树苗完好无损地到了家,长长舒了口气。母亲说:“不就是一棵小树苗嘛,有什么金贵的!”“这是无花果!是我在矿上附近的村庄里看到的,咱这儿还没有呢。”“哪有不开花就结果的?”我们都不信。“我不和你们抬杠。”父亲说,“等结了果子,看你们说啥!”

从此,父亲对那棵无花果格外关心,除了施肥浇水,到了冬天,还找来棉絮将树干缠了一层又一层。无花果也很争气,三年不到就长得一人多高了,每年夏天,墨绿色的叶子层层叠叠,树下成了纳凉最好的地方,每一片叶子的叶柄处,还都有一颗绿莹莹的小果实。果实由小到大,像绿豆,也像青枣,但始终没见它开过一朵花。父亲说:“不是它没有花,而是它的花在果实里,等到了能吃的时候就能看到。”

夏末秋初,无花果一个个变成了紫色,大得像乒乓球,“嘴”也咧开了。父亲搬了梯子摘下果实,掰开一个果实,给我们看那厚厚的果肉里层,一根根花蕊一样的东西。父亲说:“无花果的花只在成熟的时候才会显现,而且是在最后一刻。”我咬了一口,果实不软不硬,味道香甜可口,是从未尝过的美味。

父亲让我把无花果送给左邻右舍,大家都觉得好吃,都想种。无花果没有种子,只有春天根部发出来一些小树苗,父亲小心地挖出树苗,送给大家。

有一年,因为挖苗时不小心伤到了老树的根,无花果树差点死掉,尽管这样,如果有人来要,父亲还是会毫不迟疑动手挖苗。就这样,三四年的工夫,全村几乎家家都种了无花果树,甚至树苗还传到了外村。可是,我家的无花果树却老了,不仅生了虫,树干也渐渐空了。

又过了两年,父亲突发重疾,虽然做了手术,还是离开了我们。想想当年,父亲含辛茹苦,用微薄的工资养大六个子女,现在,最小的我也成家立业,可他却走了。父亲走后,我把年迈的母亲接到城里,很少再回老家,等再回乡时,那颗无花果早已枯死。

时光荏苒,在我心里,父亲就像那颗默默生长的无花果树,花在果中,繁茂过,灿烂过……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偃师市党校)

## 太湖深处明月湾

■唐红生

明月湾是个古村名,位于太湖西山岛南端,面朝湖水,背依青山,站在山巅俯瞰,地形似一弯明月,犹如一幅水墨丹青。相传 2500 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吴王夫差、西施在此共赏明月,吟诗作赋。明月湾——一个诗情画意的所在。至唐宋时期,明月湾人口增加,村域逐渐扩展,街巷纵横,形成了棋盘格局。

古村河渠曲折环绕,驳岸的青石水迹斑斑,盈盈春水倒映着白墙、黛瓦、灯笼、小桥,以及一棵巨大的樟树,亭亭如盖,葱茏一片。古樟植于唐代,树龄约 1200 年,苔藓满身,裹不住岁月沧桑。树的一侧曾遭火烧,雷击,后神奇地发出新芽而后长出枝干,倚背而生,形成“爷爷背孙子”之妙趣。上世纪三十年代,日寇土匪勾结,欲砍伐古树,村民们拼命力保,使其躲过一劫,可根部的锯痕仍清晰可见。

沿着石板街行进,笃笃的脚步声,似千年时光流逝的回音。这是用 4000 多块花岗岩长条石铺就的主街,全长 1140 多米,下面有排水沟,即便遇到暴雨,也能及时排出。

街道宽窄窄窄,两侧明清时期的建筑点点斑斑。高高低低的围墙里纷纷密藏着寻常人家的故事,或平淡如水,或生动有趣。事实上,明月湾始建何时无从考证,但至唐代已名闻遐迩,有诗仙李白等人来此寻幽,并作诗咏赞为证。南宋金兵南侵,一些高官贵族为躲避战乱,迁移西山,隐居明月湾。到了明清时期,形成



了吴、邓、秦、黄四大家族,一直同舟共济,和睦相处。后来,许多明月湾人外出经商,陆续兴建了一批大宅院和宗族祠堂,至今保存完好。

礼和堂是吴家老宅,吴挺于南宋嘉泰年间迁移而来,距今已有 800 多年。吴家始终传承简朴礼让家风,二层楼建筑虽不气派,但东西两路布局井井有条,画格门窗、鱼鳞瓦,尽显古朴典雅。不大的天井叠起几块太湖石,藤蔓生长其间,简约朴素。门楼上的砖雕十分精美,中间镌刻“芝兰挺秀”字样,与四周雕刻的梅兰竹图案相衬。尤其是最上方中间的兰花,脱俗婉丽,似有幽香之气,清远悠长。吴挺乃一介书生,或许他的后人与他一样,爱兰的清香宜人、不媚世俗。

不远处的古码头,曾是古村连接外界的主要通道,花岗岩铺设的码头高低不平,近 60 米长度斜向伸入烟波浩渺的太湖中,颇具气势。曾经的迎来送往、熙熙

攘攘已成烟云,只剩下几棵歪斜在码头上的树。曾任苏州刺史白居易,在此泊舟登岸,诗兴大发,写下了“湖上处处好掩扉,最爱东湾北坞头”的诗句。

“晓培桔栽去,暮作鱼梁还。”唐代诗人皮日休笔下的明月湾人从事种桔、捕鱼等农耕活动,千百年来一直延续。行至每个巷口的转角处,一抬眼便是一处景致,房前屋后的桔子、石榴、枇杷以及花草相遇,处处盎然芬芳。门口的野菜摊上,还有一筐筐土鸡蛋,更有洞庭碧螺春现炒现卖,老板娘泡杯新茶递上,轻吸两口,唇齿生香,心境如清风明月,一片澄明。

明月湾酷似一位隐士,藏在湖山深处,保持着江南水乡村墟篱落风貌。置身其中,虽未能见到皓月当空,但已知“明月处处有,此处月偏好”,再品尝“太湖三白”——银鱼、白鱼、白虾,满足味蕾的同时更在于那一湾风景的隽永秀丽,滋润了心灵。

(作者供职于江苏句容市物价局)

## 供热“老兵”

■陈玮

傍晚时分,华能兴安热电公司热力部抢修二处班长岳良斌不急不缓地蹬着自行车出了厂区,今天他难得正常下班。自从几年前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医嘱和老伴儿的唠叨,让这个复员军人不再风风火火,多了一份从容。

在一栋老旧的居民楼前,岳良斌停了下来,他将自行车锁好后,小心翼翼地拎起后座上的蛋糕礼盒,湖蓝色的精致包装让透明罩下的蛋糕愈发香甜诱人。

“笃笃笃”,驻足 302 室门前,岳良斌礼貌地敲了敲门。门开了,一位满头银发的大妈盈盈开门探出身来:“是小岳来啦!”说着,立马将他请进屋里。

“供热期快结束了,你也能喘口气,下班咋不好好休息?”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客厅里,身着灰蓝色中

山装、胸前挂满奖章的马俊清老人腰杆挺直坐在沙发上,笑声爽朗地招呼着岳良斌,一双拐杖斜倚在旁。

岳良斌赶紧走上前去:“马老,我来看看您,还想听您再讲讲抗战故事!”今年 95 岁高龄的马俊清,是一名

75 年党龄的抗战老兵,在徐水战役光荣负伤,荣立过三等功。

岳良斌与马老相识于 2019 年冬季的一个夜里。当时供热抢修值班的岳良斌,接到马俊清家里暖气漏水的报修,紧急组织人员连夜修复。三天后,他再次入户回访,深入了解了老人的事迹和生活情况。让岳良斌激动的是,他与马老都是 20 岁时在部队入党,两名“老兵”自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岳良斌非常敬重这位战斗英雄,一年多以来,他经常帮助老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每次聆听老人讲述抗战故事,平日里寡言的他,总会因那一份强烈的共鸣而畅聊良久。

作为一名复员老兵,22 年来,岳良斌带领供热抢修班组一次次完成急难险重任务,在平凡岗位上尽着一份供热“老兵”的职责。

(作者供职于华能兴安热电公司)



春入画

刘艳

(作者供职于华电莱州发电有限公司)